

## 研究背景與目的

自1980年代中期，臺灣隨著全球化的影響，對外政策大幅開放，如觀光及經濟的南向政策，間接促進了跨國婚姻的形成。薛承泰（2007）指出，臺灣婚姻市場的失衡造成部分未婚男子的需求，產生一股拉力；另一方面，因為某些地區和臺灣經濟傾斜現象產生供給新娘的推力，使得臺灣地區之大陸及東南亞裔新移民母親人數在過去10多年來日益增多。根據內政部統計處（2009）的資料顯示，臺灣在2001～2008年期間，約5對夫妻中就有一對是由東南亞裔或大陸港澳籍女性與臺灣男子所組成的跨國婚姻。隨著跨國婚姻家庭的數量增加，子女數也快速成長。教育部統計處（2009a）的資料顯示，97學年「外籍配偶」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數已近13萬人，較上學年約成長25%；如與92學年比較，5年來全體國中、小學生數自287萬人降至約262萬人，但其中「外籍配偶」子女學生數由3萬成長至13萬左右，增加將近10萬人。又根據內政部統計處之戶政統計顯示，2000～2008年的9年中，「外籍配偶」所生子女佔全體新生兒比例共11%。據此推估2014年時，國民中、小學中「外籍配偶」所生子女將佔全部學生的11%；屆時國中、小學的校園裡，每10名學生當中將有1名為新移民家庭所育。由此可知，我國人口結構呈現多元的轉變，在新移民母親逐漸增多的趨勢下，對於彌補少子化之人口不足有所貢獻；然隨其子女的成長，新移民子女的教育議題備受關注。

關於子女的學習，家長若能適時參與相關活動，可為子女、教師與家長本身帶來許多正面的影響，包括提升家長教導孩子的知識與技巧、協助發揮親職功能，繼而影響孩子在學表現及學校生活的正向感受。Epstein、Coates、Salinas、Sanders及Simon（1997）的重疊領域理論（overlapping spheres theory）指出，透過家庭與學校合作，家長的參與能促進子女在校學習、發展、適應與成功的表現。何瑞珠

(2002) 結合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的概念，認為學校與家庭的合作有助於孩子的學習成效。在此期待下，東南亞裔母親參與子女學習的功能更受挑戰，因她們可能除了負擔家計而需工作之外，尚須擔任照顧家庭和教養孩子的責任，如此多重壓力下，親職角色恐怕愈形複雜。

當孩子踏入學校時，母親與老師互動的影響性逐漸凸顯，若能在學校與家庭之間強化親師合作，拉近兩者之間的距離，當可間接改善新移民子女的在校適應與表現；甚而透過親師合作與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過程，提升新移民母親的教養技巧與信心。教師與新移民母親實際的互動情形，以及家長是否參與子女學習的狀況，維繫著家庭與學校兩端如何協力促成孩子學習的關鍵。然目前國內直接測量新移民母親，關注新移民母親參與學校活動及親師溝通情形的大規模實徵調查研究並不多，較多為質性訪談碩論或是限於單一縣市調查的碩士論文，在推論上有其限制，方法上亦須保守看待。

基於上述背景，本研究之目的在瞭解東南亞裔新移民母親之家長參與子女學習之現況，其中包括教師聯繫溝通狀況、家長知覺到的教師訊息傳遞、學校活動參與、家庭規矩維護、家庭環境豐富之營造、孩子之課業督促，以及家長參與困境等面向。根據 Epstein 等人 (1997) 的重疊領域理論，家庭與學校重疊的影響效果會受到時間軸 (子女年齡、年級)、族裔及文化的影響，本研究根據新移民家庭父親之教育背景與新移民子女之性別，尋找來自同一個班級、同性別，具有類似父親教育背景者作為對照組，以考量子女在中年級、高年級，以及國中不同年級階段下，不同族裔母親參與狀況之轉變與差異。

## 東南亞裔新移民母親對於子女學習的參與

家長參與 (parental involvement) 乃指家長在子女學習歷程中的